

湖廣通志

卷七十五

內閣文庫			
函架	冊	號	類
四	六	三	漢
九	九	九	書

內閣文庫			
函架	冊	號	類
三	六	三	漢
九	九	九	書

(九八五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89)	
函號	291	97

五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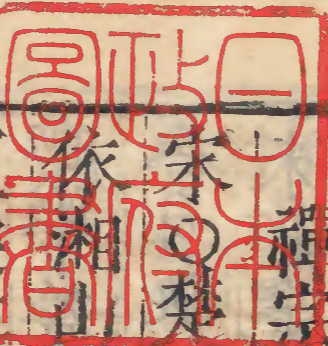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五

禪宗三

宋○楚○圓慈明禪師潭州石霜僧少為書生年二十二



依相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  
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

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

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

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執視罵曰是惡知識

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

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自是名重叢林寶元戊寅李都

明黃息志

禪宗二





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師哭之慟臨壙而別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嚼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純置汝後年正月五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壙化塔全身於石霜

法永禪師潭州石霜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袴膝頭穿

谷泉禪師南岳芭蕉庵僧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更道師作



虎聲明以坐具便搥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  
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  
因倚遇上座來參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  
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值庵主不在曰你牽師曰  
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趨出過次日再來師又趨  
出過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  
入師攔臂推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屎牀鬼子三回兩  
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  
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  
門須辯取曰莫紙這便是麼師曰點却幾多人曰前言  
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着  
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曾便休亂說作麼曰  
未審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雲門餠餅趙州茶曰恁麼則  
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嘗有早言謝供  
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  
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  
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  
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曉愚禪師蘄州黃梅龍華寺僧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  
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老大人話頭也不



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閣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摩西來不守已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偽他閑事長無明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法顯禪師荆南府竹園僧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徃徃不相識

潭州大溈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寒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培着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着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境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保宗禪師南岳福巖僧也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欄投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接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偈不解慎初德塔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謾指蹤



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鑿落二落三臨濟全提  
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賓主交  
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  
木是齧豬之狗何異越坑墮壑正是避溺投豈如斯之  
鮮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  
負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如漢禪師郢州大陽僧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  
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啓也師曰獅子齧  
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味了文殊  
鼻孔一出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游滄海直至如今  
不見回咄

謂芳禪師荆門軍玉泉僧也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  
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  
師便打

奉能禪師潭州衡岳寺僧上堂宗風統舉萬里雲收法  
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  
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春  
糖答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畚粟米飯一桶沒  
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北頭賣賤  
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飲氣目連驚



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希隱禪師郢州興陽山僧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  
師曰明月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  
生太虛曰恁麼則樵夫出林立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  
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  
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執夜明符  
幾個知天曉參

真如禪師潭州大瀉慕詰僧也僧問趙州庭栢意旨如  
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語又作  
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定紅塵今朝獨露身師  
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  
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猪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  
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  
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  
何師曰額頭汗出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  
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  
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  
爲你諸人震怒雷去也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師於紹聖  
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  
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斗許大如三



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澤

崇輿禪師南岳西林僧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特如  
何師曰舌拄上齧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却

齊曉禪師桂州壽寧僧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此子運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都不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却昇天咄僧問大眾雲臻合談事師曰波斯入闌市曰恁麼則草偃風行

甲曰為里夜鄉關

紹清禪師潭州興化僧也上堂祖師明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衣衣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論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切利天為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人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盂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為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即今在甚麼處乃曰我母生



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  
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眾燒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  
是山僧之母為甚麼却煩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  
西家人助哀以手搥膺曰蒼天蒼天

仁仙禪師潭州東明仁仙僧也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  
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  
千諾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  
會眼花

真禪師潭州福岩僧也上堂福巖山上雲舒卷任朝昏

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明

遷禪師潭州東明僧也久住真如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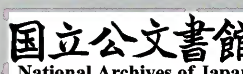
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闕首初嚴次忠問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為  
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  
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慧本禪師江陵府護國僧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寥采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錠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  
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問師便打上堂好  
個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知待要良久曰彈省夜  
明珠



彥孜禪師南岳法輪僧也上堂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障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劃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覩着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大虫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處彰法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眾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二峯峭壁危貌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二印更無增減剝靚面便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挨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  
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  
時人知曰佛來時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  
此物何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曰  
直湏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標則問不居  
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叢中駿馬嘶

文遠禪師澧州欽山僧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  
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  
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  
問德山曰天草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

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台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  
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  
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  
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叅洞山  
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  
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  
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

處真禪師襄州鹿門山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  
有塩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柴門草戶謝子  
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







西來意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  
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淨身不著五文錢曰太貧寒生師  
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陳家書檢問如何是急  
切處師曰鐵眼裏打筋斗問如何是本業身師曰回光  
影裏見方親

範禪師衡州華光寺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指僧堂  
曰此間僧堂無門戶問僧會到紫陵即定嗣鹿門即是曰即  
到鹿門麼曰曾到師曰嗣紫陵即定嗣鹿門即是曰即

處是和尚那箇是其甲師曰木人石女笑分明

廣濟蘄州僧問匹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  
何是方外之談師曰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  
飲者絕絕渴曰恁麼則學人不虛到也師曰情知你受  
人安拚拚遠遠來投乞師指示師曰有口祇解喫飯問  
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恁麼人問不  
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曰汝  
喚作甚麼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焰裏牡丹花問如何  
是無心道人師曰丹霞放火燒



南臺和尚潭州水西僧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  
入口即扶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  
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不因閣黎問老僧亦不知  
守澄隨州護國院僧師上堂諸方老宿盡在曲录木牀  
上爲人及有人問着祖師西來意未審有一人當頭道  
着時有僧問請和尚當頭道師曰河北驢馬河南犬吠  
問如何是佛師咄曰這驢漢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  
來時如何師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是甚麼人行履  
師曰聃耳鬚頭曰何人通得波中信師曰驢面獸腮問  
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一人  
傳虛萬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  
光彩躍六國罷煙塵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  
一場懣懣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  
三門前兩箇一場懣懣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  
後一場懣懣

省禪師安州大安山僧僧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  
三門前去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爲甚  
麼不指月師曰臨坑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  
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關鎖信息不通時  
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中事作麼



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金鎖牽不住是甚麼人師曰向閣黎道即得不可荒却大安山去也

延禪師襄州萬銅山廣德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人更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差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箇死死向甚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不安僧問和尚患箇甚麼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則已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甚麼曰和尚忌口好師便打問如何是佛

曰畫戟門開見蓬仙僧後問悟空畫戟門開見蓬仙

思言如何空曰直饒親見釋迦來智者咸言不是佛

已化潭州報慈藏嶼僧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麼則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未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問僧甚麼處來曰卧龍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麼在彼多少時曰



師于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某甲若作  
 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二十棒問如何  
 是湖南境師曰艘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翫也無師曰  
 一任蘭黎打僧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  
 分明記取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  
 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稍即子未遇  
 人在問如何是龍牙山師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  
 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怎麼則不是問古人面壁  
 意旨如何師良久却召僧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上  
 一問偏大地一句絕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  
 何是偏大地句師曰無空闕曰如何是絕問便道句師  
 曰低聲低聲曰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悟空禪師住持襄陽谷隱寺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  
 師曰卧單子下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曰學人不會  
 師曰直至荆南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  
 使學人到也無師曰甚麼處着得汝問靈山一會何異  
 今時師曰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  
 旨迦葉不聞問古澗寒泉甚麼人得飲師曰絕飢渴者  
 曰絕飢渴者如何得飲師曰東吠東流西吠西流  
 志行譚禪師襄州鹿門寺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師

湖廣總志

十一

十一

禪宗二



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恁麼則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從甚麼處來曰江北來師曰南堂裏安下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道度隨州雙泉山僧偈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絕音響曰擊後如何師曰絕音響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異念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忠彥澧州藥山僧偈問教中道諸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

日月神風洞上泉

知遠演化禪師隨州護國僧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師曰緣情體物事作麼生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如何師曰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能禪師安州大安山崇教寺僧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打動南山鼓唱起北山歌問如何是三冬境師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志朗圓明禪師隨州護國僧僧問如何是萬法之源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豈能該

慧堅郢州大陽僧初在靈泉入室次泉問甚麼處來師



日僧堂裏來泉曰爲甚麼不築着露住師於言下有省  
住後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挂錢財問如何是法  
王劔師曰腦後看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佛殿裏懸  
幡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老鼠齧腰帶僧請  
益法身師示偈曰扶桑出日頭黃河輓底流六六三十  
六陝府灌鐵牛

義禪師襄州廣德僧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尙  
密密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覩者稀師曰  
恁麼則酌水獻華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閣黎作麼生

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  
師次踵住持聚徒開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披蓑倒騎  
牛草深不露角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  
水鶯啼枯木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  
大路觸着傷人不柰何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師曰方  
木逗圓孔問如何是大寂滅海師曰開市走馬不觸一  
人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孤輪罷照妙峯頂汝報  
巴猿莫斷腸問如何是作無間業底人師曰猛火然鐺  
煮佛喋

周禪師襄州廣德寺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  
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遍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問貧



子歸家時如何師曰入門不見面處處故園春問命盡  
祿絕時如何師曰死曰此人落歸何道師曰薰薰彌宇  
宙爛壞莫能拈問聞話不覺時如何師曰遍界沒聾人  
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  
響冷冷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  
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  
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問  
如何得念念相應去師曰驚水魚龍散曰念念相應後  
如何師曰海北天南各自行不勞魚鴈通消息

惠嚴散襄州石門僧問金烏出海光天也與此光陰事

若何師曰龍山洞兮風雨至海岳傾時日月明問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挑海底燈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花新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問三身中那身是正  
師曰報化路頭橫鳥道石人眼裏不栽花問雲光作牛  
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着破爛衫問  
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問一毫未發  
時如何師曰石羿不調弓箭透三江口問如何是佛師  
曰樵子度荒郊騎牛草不露曰如何是騎牛草不露師



曰遮掩不得問如何是靈利底物師曰古墓毒蛇頭戴  
角又曰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曰垢膩  
汗衫皂角洗因令初上座領衆來叅師問萬仞峰頭石  
牛吼穿雲渡水意如何初無對師曰山僧住持事大叅  
堂去師後令僧下語或云久嚮和尚或云訪道尋師明  
的旨覺了根源顯異機師曰當時初上座若不得這語  
不將他作叅學人

歸慧庵襄州延慶院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師曰兩  
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問如何是鳳山境  
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貞禪師襄州含珠山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則不假羽翼便登霄  
漢去也師曰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  
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知儼宗教禪師襄州谷隱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間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  
曰速須吐却問如何是諸佛照不着處師曰問這山鬼  
窟作麼日照着後如何師曰咄精怪問千山萬水如何  
登陟師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  
千里萬里



法顯禪師襄州普寧院僧僧問曩劫共住為甚麼不識  
親疎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問千山  
萬水如何登陟師曰青霄無間路到者不迷機

聰禪師襄州石門僧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  
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

契念禪師潭州北禪僧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衆  
流混不得曰獨脫事如何師曰穿雲透石問如何是不  
墜古今句師曰十五十六日月相逐

紹遠禪師襄州石門僧初在石門作田頭門問如何是  
田頭水牯牛師曰角博轟天地朝陽處處春他日門又

問水牯牛安樂否師曰水草不曾虧曰田中事作麼生  
師曰深耕淺種曰如法着師曰某甲不曾取次住後師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十方無異路揭覺鳳  
林前問先師已歸鴈塔去當陽一句請師宣師曰修羅

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踢泥龍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  
師舉唱鳳凰機師曰白眉不展手長安路坦平問如何

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孤  
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山不露身  
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赤脚波斯鼻嗅天問亡僧



遠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灰飛煙滅白骨連天師與病僧  
 多次僧問正當與麼時如何師曰通玄一脈大似流星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問生死之河  
 如何過得師曰風吹荷葉浮萍草問如何是教外別傳  
 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問生死浪前如何話道師  
 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問如何是道師  
 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問天  
 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問如何是宗乘中一句師曰石火夜燒山大地齊合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石牛關古路木馬聚高樓  
 懷感潭州北禪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師曰  
 輪當萬天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師曰石尺不留  
 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師曰尺短寸長  
 守珍鄂州靈竹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天  
 雪瓶添漢地泉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  
 來曰恁麼則無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智端襄州廣德山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着衣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着衣喫飯問如何是廣  
 德山師曰當陽花易發背陰雪難消曰如何是山中人  
 師曰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



契崇襄州谷隱禪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番人皮裘胡人着曰學人不會此理如何師曰聾人側耳瘖人歌

巖禪師鼎州梁山僧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新羅附子蜀地當歸

利昱禪師澧州藥山僧上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與諸上座同生三世諸佛與諸上座同叅三藏聖教與諸上座同時還信得及麼若也信得及陝府鐵牛吞却乾坤雖然如是被法身礙却轉身不得須知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諸上座出身之路道道良久曰有道不得求元

苦海珍重僧問格外之談乞師垂示師曰要道也不難

曰恁麼則萬仞碧潭許垂一線也師曰大眾笑你鼎州羅紋得珍山主僧問親切處乞師指示師曰老僧元是廣南人

契詮禪師潭州道吾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鳳嶺無私曲如今天下傳曰如何是道吾境師曰溪花含玉露庭果落金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擁爐披古衲曝日枕山樵問牛頭未見四沮時如何師曰玉上青蠅日見後如何師曰紅爐香裏下

清剎禪師郢州興陽僧在大陽作園一種瓜次陽尚薛



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你許底病在師曰  
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  
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識不行不與場笑而去  
住後上堂僧問安場出海乾坤春既面相呈事若何師  
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  
又作麼生師曰似鷲捉鳩君不信觸髅前驗始知真曰  
怎麼則又手當習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  
莫待重遭點額向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日照  
千江靜孤燈海底明金部同和尚甚麼時開堂師曰  
不歷僧祇數日月未盡前師曰大陽問是身如泡  
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  
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師曰猶識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  
麼生師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  
邪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審承南岳福巖僧侍立大陽次陽曰有一人遍身紅爛  
卧在荆棘林中周匝火圍若親近得此人大放塵關若  
親近不得時中以何爲據師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陽  
曰你教伊出來我要見伊師曰適來別無左右祇對和  
尚陽曰官不容針師便禮拜李相公特上山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如是三答



公欣然乃有頌曰出沒雲關滿太虛元來真相一塵無  
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前柏一株

歸喜襄州白馬僧初問大陽學人蒙昧乞指箇入路陽  
曰得良久乃召師師應諾陽曰與你箇入路師於言下  
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善犬帶牌問如  
龜藏六時如何師曰布袋裏子箭問不着佛求不着法  
求當如何求師曰村人跪拜石獅子曰意旨如何師曰  
社樹下設齋上堂急走即蹉過慢行趨不上沒量大柅  
僧無計奈何有多口饒舌底出來僧問一句即不問如  
何是半句師曰投身鄉下曰這箇是一句也師曰半句

世摸不着問如何是問心之門師曰莫問莫問

慧禪師問州大陽僧僧問漢君七十二陣太霸寰宇和  
尚臨筵不施寸刃承誰感力師曰杲日當軒際森羅一  
樣觀曰恁麼則金烏發秀色玉兔瑞雲深師曰滴瀝無  
私旨通方一念玄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籠布直裰  
重重補日用鈕頭旋旋帶曰向上客來如何祇待師曰  
要用便用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出東方月落西戶  
復示頌曰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  
家盡是金枝玉樹

機聰復州乾明僧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問不



虛問如何是東禪境師曰定水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入波來

善冀禪師鼎州梁山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莫眼華問和尚幾時成佛師曰且莫壓良爲賤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好事不如無帥頌魯祖面壁曰魯祖三昧寂省力絕見僧來使面壁若是知心達道人不在揚眉便相悉

報恩隨州報恩山僧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授于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

增蒙印可丞相韓公頌請開法於西京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爲禪詔師居之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元易禪師襄州石門僧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祇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之心空邪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捨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邪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寔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攬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



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  
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  
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啾上堂皓月當空  
澄潭無影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  
外石笋橫空綠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曉過西岑  
抱子金鷄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知夜明簾外別是家  
風空玉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  
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精靈皺眉曰磨後如何師曰波斯彈  
指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

十五日坐忘火後教舍利塔于學射山

法燈襄州鹿門僧依大慈寶範爲弟子俾聽華嚴得其  
要去謂芙蓉問曰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  
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  
容撫而印之開法鹿門僧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  
何師曰掘地深埋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師曰徧身  
紅爛不可扶持

守遂隨州大洪僧上堂召大衆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踏  
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如急水打金毬然雖  
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二鑄金鎖鎖咽喉直饒



錘碎金鎖割斷絲條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  
是那一重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蓮鴛子看如盲  
上堂舉李刺史問藥山何姓山曰正是時李罔測乃問  
院主某甲適來問長老何姓答道正是時的當是姓甚  
麼主曰祇是姓韓山聞曰若六月對他便道姓熱也又  
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會教是否曰不敢巖頭舉拳曰  
是甚麼教曰是權教頭曰苦哉我若展脚祇明此事今  
時人爲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慙  
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智明衡州華藥僧依舊峯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峯自

裏怪石露綠水光千古水清意何是何人至焦山枯木  
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  
益其替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問你  
不可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七七宿有殺人刀有活人  
劍一轉語似空中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  
而盡諸人要見二七宿麼亦可教舌不犯國語  
慶預隨州大洪僧上堂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  
踏他祖父田園不進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  
也無蕭騷晚鐘松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



囑夾山曰直須藏身處無蹤跡處莫藏身吾在藥山三  
十年年祇作境會師即契悟紹興初出任華嚴菴之天  
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敢問諸人是何  
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你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  
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視之明守  
亦勉其行師不從作傷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  
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生花  
幾遂終

慶顯隨州大洪僧問頂菩提巖中宜坐帝釋雨華和  
新據洪琴有何祥瑞師曰鐵牛耕破快桑國並出

無點海門曰未審是何宗師曰

法貞襄州石門清涼僧也上堂柳色含煙春光廻秀二  
峯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兀不動  
漁翁垂釣溪寒色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  
鏡窟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宿踏破草鞋赤  
脚走直得窟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潭融正偏不滯入  
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乘塵中雖有隱身  
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法焉隨州大洪僧也上堂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  
道亡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便超越佛祖落階梯直饒



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道是功點不犯影跡不留枯木寒  
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皆空定能垂手入廬轉身  
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住却來煙鳥卧寒沙負州  
長蘆琳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識其旨也  
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  
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  
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  
問即冷交涉

緣密馬州德山僧上堂僧堂前事時人如有佛殿後事

石菴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麼生辨若辨得出有參

學分若辯不出長安路上鞦韆地僧問如何是透法身  
句師曰三尺杖子攪黃河問百花未發時如何師曰黃  
河渾底流曰發後如何師曰慵半頭指天闌不犯辭鋒  
時如何師曰天臺南嶽曰使焦麼去時如何師曰江西  
湖南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河裏盡是木頭船曰出  
世後如何師曰這頭蹋着那頭掀

穎鑿岳州巴陵新開院僧初到雲門門曰雪峯和尚道  
開却門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麼生師曰築着和尚鼻孔  
門曰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搯躡跳上梵天撥破帝釋



鼻孔你為甚麼向日本國裏身師曰和尚莫瞞人好  
門曰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麼師無語門曰將知你祇  
是學與之流師住後更不作詞書祇將三轉語上雲  
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問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口是提婆宗師曰銀碗裏  
盛雪門曰他後老僧忌日祇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  
自後忌辰果如所囑

師寬隨州雙泉山僧上堂舉拂子曰這箇接中下之人  
時有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曰打鼓為三軍問向上  
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及曰恁麼則含生有望師曰下  
下水深淺問凡有言句盡落有無不落有無時如何師  
曰東弗于逮曰這箇猶落有無師曰支過雪山山西僧問  
洞山初和尚如何是佛山曰麻三斤師聞之乃曰向南  
有竹向北有木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  
曰不入這個野狐群隊問如何是定師曰鯁跳不出斗  
曰如何出得去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北斗裏藏  
身意旨如何師曰雞寒上樹鳴寒下水問監起杖子意  
旨如何師曰一葉落知天下秋師遊山回首座同衆出  
接座曰和尚遊山熾煖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得這箇  
力座乃奪却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前扶起師拈拄杖



一特趕散回顧侍者曰向道全得這箇力師一日訪白  
兆兆曰老僧有箇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爛木  
一撮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  
曰此頌有成禡無成禡兆曰無成禡曰佛與衆生不別  
聖待僧救曰有成禡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臺當時曰兆  
一衆失色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  
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無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  
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

宗慧襄州洞山僧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

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

二十五門曰放沙二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

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

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

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

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

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

師便禮拜

郁禪師隨州雙泉僧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回頭終

不顧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未語先分付曰如何是第

三句師曰連根猶帶苦上堂初祖不虛傳二祖不虛受



彼彼大丈夫因甚麼到恁麼地便不座後住舒州海會  
僧問如何是舒州境師曰沅水逆流山露骨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地有毒蛇沙有虱

啓柔禪師南嶽般若寺僧問西天以鳩人爲驗此土  
如何師曰新羅人草鞋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  
曰未達苦空境無人不歎嗟上堂衆聞板聲集師因示  
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既善分時節吾今不再  
三便下座

道遵潭州南臺僧上堂從上宗乘合作麼生提綱合作

麼生言論佛法兩字當得麼真如解脫當得麼維摩  
是細不通風大通平馬若我我門中

乾坤山河大地海宴河清三世諸佛說法現前於此明  
得古佛殿前同登彼岸無事珍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下坡不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著衣  
喫飯曰見後如何師曰鉢盂挂壁上問如何是真如含  
一切師曰分明曰爲甚麼有利鈍師曰四天打鼓樓上  
擊鐘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金剛手指天問如何是色  
空師曰道士著真紅問十二時中時時不離時如何師  
曰諦

竟脫郢州林谿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四海五湖賓



曰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明眼人笑汝問如何是本來  
 人師曰風吹蒲面塵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富  
 貴多賓客曰見後如何師曰貧窮絕往還問如何是佛  
 師曰十字路頭曰如何是法師曰二家村裏曰佛之與  
 法是一是二師曰露柱渡三江猶懷感恨長問如何是  
 無縫塔師曰復州城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龍興寺  
 豐禪師潭州谷山僧僧問師唱誰家曲三風嗣阿誰師  
 曰雪嶺梅花綻雲洞老僧驚上堂駿馬機前異遊人村  
 後懸旣參雲外客試為老僧看時有僧繞出師便打曰  
 何不早出頭來便下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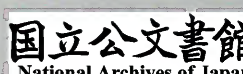
和師問州老漢僧問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雲

和尚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師因事示頌曰天地之前徑時  
 人莫疆移箇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悟通蘄州北禪僧上堂拈拄杖曰過去未來現在三世  
 諸佛微塵菩薩一時在拄杖頭上轉大法輪盡向諸人  
 鼻孔裏過還見麼若見與我拈將來若不見大似立地  
 死漢良久曰風恬浪靜不如歸堂問僧甚處來曰黃州  
 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  
 曰爭柰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耳



師隨後趕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對面千里  
 明照湖南湘潭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  
 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合知時間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圓光澧州藥山僧問藥嶠燈聯師當第幾師曰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  
 否師曰蘇魯師問新到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言  
 詮速道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談師曰叅衆  
 去僧曰灼然師曰更踣跳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道甚麼

元淨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  
 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成章語合經史問里先  
 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明今古  
 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  
 悟夙昔即便叅尋投機于開先法席出為宗匠九坐道  
 場四衆傾向名動朝野嘗寓黃州定慧院一日與學徒  
 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  
 此作甚麼東坡曰暫借師四大為坐榻師曰山僧有一  
 問居士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坡欣然曰  
 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紙如山





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處坐坡不能答遂留  
玉帶師贈以雲山衲衣坡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  
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牀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會當乞食歌姬院  
奪得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  
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伴狂老萬回

清誨襄州奉國僧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如何是真  
如師曰點鐵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恁麼則禮謝去也  
師曰昔時妄想至今猶存問承古有云見月休觀指歸  
永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來直  
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師密潭州保安僧也僧問觀芥投針時如何師曰落在  
甚麼處問不犯詞鋒時如何師曰天臺南嶽曰便恁麼  
去時如何師曰江西湖南

朗禪師岳州永福院僧問汝是甚麼人曰荆南人師  
曰還過公安渡也無曰過公安渡師曰汝何不判公驗  
曰和尚何得特地師曰爭奈岳陽關頭何僧無語師便  
打

弘義郢州芭蕉山僧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舉起  
分明曰如何受持師曰蘇嚕悉哩問學人非時上來乞



師一接師曰汝是甚處人曰河北人師曰不易過黃河  
 趙橫山和尚郢州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長  
 連牀上喫粥喫飯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平地看高  
 應真鼎州文殊僧上堂直鈎鈎鉤龍曲鈎鈎蝦蟆蚯蚓  
 還有龍麼良久曰勞而無功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  
 師曰在甚麼處曰出匣後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古  
 人拊掌意旨如何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勤禪師南嶽南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寸龜毛重七斤

紹晏鼎州德山僧也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源水遶白雲亭上堂一塵終起大地全收一毛頭上  
 子全身且道一塵終起大地全收須彌山重多少一毛  
 頭上師子全身大海水有幾滴有人道得與汝拄杖子  
 天下橫行若道不得須彌山蓋却汝頭大海水溺却汝  
 身

文龔禪師潭州鹿苑僧也僧問遠遠接師請師一接師  
 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  
 樂坡頭信不通

可瓊澧州藥山僧上堂僧出曰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  
 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問巨嶽不曾之寸土師今苦曰為



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伸此問焉辨我師師便  
喝禮拜師便打

普禪師巴陵乾陵院僧問萬行齊修古人不許不落  
功勳還許也無師曰一日學久未曉乞師再指師曰三  
十年後

道禪師鼎州普安僧三句頌函蓋乾坤并萬象地獄及  
天當物物皆真見頭頭用不傷截斷衆流曰堆山積嶽  
來一一盡塵埃更擬論玄妙水消瓦解推隨波逐浪曰  
辯口利舌問高低總不虧還如應病藥診候在臨時三  
句外曰當人如舉唱三句能該有問如何是南嶽與  
天臺接薦商量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  
落白日繞須彌

興順襄州興化院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舉  
即易答即難曰爲甚麼如此師曰過去問如何是百千  
妙門同歸方寸師曰水底看夜市問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楚山頭指天

師戒蘄州僧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鼻孔長三尺曰學人  
不會師曰真不掩偽曲不藏直問如何是道師曰點曰  
點後如何師曰荆三汴四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  
看曰出匣後如何師曰杖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



隨曰隨後如何師曰一箇婆婆兩箇瘦問得船便渡時如何師曰棹在誰人手僧擬議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重善江陵府福昌院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夜觀乾象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日裏看山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東方甲乙木曰恁麼則粉骨碎身也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問浩浩塵中如何辯主師曰長安天子塞外將軍曰恁麼則權握在手師曰不斬無罪人上堂盡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福昌這裏拈拄杖畫一畫曰說佛說法諸禪德若也會得出來與汝證揚若這不會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便下座

志誣斬州四祖也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多年松樹老粃皺問葉落歸根時如何師曰一歲一枯榮

奉能襄州興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髮長僧貌醜宗本襄州延慶僧也僧問魚未跳龍門時如何師曰擺手入長安曰跳過後如何師曰長安雖樂

炳賢嵩州大龍山僧問昔日先師語如何透法身師曰萬仞峯前句不與白雲齊問如何是動乾坤句師曰透出龍宮翻大海掌開日月倒須彌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深曰如何出家法師曰苦



光祚隨州智門僧也先住此塔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

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眼不見鼻曰便恁麼領會

時如何師曰鼻孔裏呷羹問曹谿路上還有俗談也無

師曰六祖是盧行者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無

師曰闍羅王是鬼做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

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

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

椒薑上堂雪峯靴毬羅漢書字歸宗斬蛇火隨燒畚且

道明甚麼邊事還有人明得麼試道看若明不得所

道斬却須是斬却手燒畚須是燒畚人瞥起情塵生

見眼裏無筋一世貧良雅潭州福巖僧居洞山第一座山叅次僧出問如何

是佛山谷曰麻三斤叅罷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

僧話得麼曰拾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

便出師曰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偈呈

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

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山見深肯之住巖日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入門便見德賢荆南府開福僧也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

德賢荆南府開福僧也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

德賢荆南府開福僧也僧問去離不得時如何師曰子



承父業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上堂不用  
思而知不用慮而解知解俱泯合談何事良久曰一葉  
落天下秋問承和尚有言隔江招手意旨如何師曰被  
裏張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去也師曰踏不  
者

高禪師潭州報慈寺僧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  
百歲老人入叅甕

明睦禪師岳州乾明僧問洞山停機罷賞時如何山曰  
水底弄傀儡師曰誰是看翫者山曰停機罷賞者師曰  
恁麼則知音不和也山曰知音底事作麼生師曰大盡

三十日山曰未更道師曰某甲合喫和尚手  
山休去問昔日靈山記今朝嗣阿誰師曰楚山突兀漢  
水東流曰恁麼則洞山的嗣也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  
甕

慧遠鼎州德山僧也開堂示衆曰無量法門悉已具足  
然雖如是且須委悉始得其餘方便昔時聖人互出乃  
曰傳燈爾後賢者差肩故云繼祖是以心心相傳法法  
相印印作麼生傳作麼生印舉起拂子曰此乃人天同  
證若如是也遞相證明其或未曉之徒請垂下問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門路險解夏上堂僧問九



旬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若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  
步作一歇曰意旨如何師示頌曰兩箇童兒昇木鼓左  
邊打子右邊舞刹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問  
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烏龜鑽破壁上堂枕石漱  
流任運天真不見古者道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  
得茯苓當恁麼時復何言哉諸禪德要會麼聽取一頌  
雪霽長空迴野飛鴻斷雲片片向西向東

彬禪師襄州含珠山僧也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瞎  
問如何是和尚關楔子師竖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問  
如何是三乘教師曰上大人曰意旨如何師曰化三千  
智善安州法雲僧也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山青  
水綠

節誠潭州石雲僧也僧問古者道捲簾當白晝移榻對  
青山如何是捲簾當白晝師曰過淨瓶來曰如何是移  
榻對青山師曰却安舊處著上堂心外無法法外無心  
隨緣蕩蕩更莫沉吟你等諸人總上塔道便好回去更  
要待第二杓惡水潑作甚麼  
志先鼎先德山僧問見色便見心時如何師曰角弓  
李似月寶劔利如霜曰如何領會師曰金甲似魚鱗朱  
旗如火燄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恁麼則



虛伸一問師曰少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貪觀天下月  
 失却掌中珠問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十字街頭滿面  
 塵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知而故犯問如何是無為之談  
 師曰石羊石虎喃喃語曰是何言教師曰長行書不盡  
 短偈絕人聞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皆已成佛道  
 思廣復州北塔僧問如何是納僧變通之事師曰東  
 涌西沒曰變通後如何師曰地肥茄子嫩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左手書右字曰學人不曾師曰歐頭柳脚  
 高禪師隨州四祖法身頌曰燈心刺著石人脚火急

詩川路博路之龐公相借問六月日頭乾曬去

山秀禪師蘄州五祖山僧問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既  
 是無法可說又將何說師曰霜寒地凍曰空生不解巖  
 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師曰日出水消僧擬議師曰何  
 不進語僧又無語師曰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辯禪師襄州白馬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來河漲曰  
 如何是法師曰風來樹動  
 智昱隨州水南僧上堂欲識解脫道雞鳴天已曉趙州  
 庭前栢打落青州棗咄

桑肅澧州蘄山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樹大



皮囊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樹小皮纏問如何是不動  
尊師曰四王擡不起

于榮襄州延慶寺僧僧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三  
箇童兒弄花毬曰恁麼則終朝盡日也師曰頭白齒落  
上堂僧問靈光隱隱月照寒窓善法堂前請師舉唱師  
曰聽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脚下毛主  
問如何是佛師曰橫身影十號入榔示雙趺曰將何供  
養師曰合掌當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穿耳胡  
僧不著鞋

頭昇岳州人上堂大方無方合衆一處至理不形圓珠  
而鑑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  
竭掩室淨名杜嗣放行則拾得提頭寒山拈掌且道是  
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惠金平江水月寺典座依明覺於雪竇聞舉須彌山語  
默有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  
覺曰阿誰惠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  
曰這裏容和尚不得

紹統潭州人上堂拈拄杖曰一六藏教是拭不淨故  
超佛越祖之談是誰諱問闍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



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  
擊香亭下座

圓應鼎州人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  
飯

文慶郢州人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大象  
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福昌信江陵人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  
起坐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

曰這箇猶是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  
撼僧拍掌師曰一任蹄跳問如何是講師曰東家兒郎

西家織女僧曰豈人不會師曰擲筆拋梭上堂乃不入  
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緊便下座

仁繪鼎州人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千去萬曰爲  
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

難揀擇但莫憎惡久泐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  
是揀擇若無憎惡久爭見明白

用文澄州聖壽寺僧上堂木馬衝開千騎路鐵牛透過  
萬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麼處良久曰驚起暮天沙

上馬海門斜去兩三行  
乳廣禪師襄州鳳凰山乾明僧上堂日頭東畔出月西



西邊沒來去急急如梭催人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為保  
命術生死不相十打破精魂窟咄咄是何物不是眾生  
不是佛參

自齡澧州夾山僧問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  
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  
祇如朕兆未至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  
領會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  
颼颼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  
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眾曰月裏走人

打一圓相曰大眾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說不及  
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參上堂便乃忘機  
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之後離  
此二途在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  
提起處利刃鎌子曲彎彎

志禿祖燈禪師潭州雲峯僧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年  
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眾古人見  
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  
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  
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卧去二家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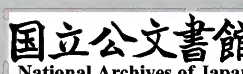


裏盈衢塞路荆棘重个游戲去乃山劍樹劈腹剗心鑊湯  
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輓繡毬上  
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朶裏一切色是佛色  
鐵疾黎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乾坤  
大地是箇熟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  
不進吐不出

文照平江妙湛寺尼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  
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剗瘡更作意商  
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  
倚東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

應圓平江長慶僧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背  
踈跳策着鼻尖鼻孔頭觸倒須彌成糞掃牧童兒鞭棄  
了懶吹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考歸去來煙霞深  
處和衣倒良久曰切忌睡着

如瓚平江府萬壽僧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師曰  
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衣冠  
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  
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  
合堂而終





思達荆門王泉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  
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  
曰如何是一印印泥師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審哲襄州令珠山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寸  
釘纏入木九牛拔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門前神  
樹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兒抱子渡恩愛難隨  
流問僧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不無亦不是汝本來  
名箇甚麼曰學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不無畢竟名  
箇甚麼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曰如何即  
定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人道不道請和尚道師

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爲甚麼不道師曰香箇領  
人不可得又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  
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箇  
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  
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  
是甚麼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別安排又爭得曰不  
安排時如何師曰無位真人問如何是真經師曰阿彌  
陀

懷秀潭州大瀉山僧信州應氏子僧問昔日瀉山水牯  
牛自從放去絕蹤由今朝幸遇師登座未審時人何處



求師曰不得犯人苗稼曰恁麼則頭角已分明師曰空把山童贈鐵鞭

子琦禪師蘄州開元寺僧本泉州許氏子依智訥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參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翠商推古今適大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者第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鮮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問

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尔理會久遠時事作甚

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歎曰初演禪師命分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為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難逼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為禪林請師為第一世

慈感南嶽福巖僧本漳川杜氏子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若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為酬答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守智潭州雲蓋僧本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即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



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入不習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  
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舍寸陰及謁黃龍  
於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五徒師居院  
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  
巴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  
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  
照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曾毆一拳死心曰却是  
真箇遂作禮宿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  
甲午示寂時師住開福得計上堂法門不幸法幢摧五  
方廣深禪師潭州人僧問一法若有昆盧墮在凡夫萬  
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富嫌千口  
少貧恨一身多

法演蘄州四祖山僧本桂州人也僧問如何是心相師  
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  
地上堂垂示辭柯秋已暮叅玄人須警悟莫謂來年更有  
春等閑蹉了巖前路且道作麼生是巖前路良久曰喚  
契雅安州興國院僧也僧問請師不吝語默裏答話師  
以拄杖卓一下僧曰和尚草草草忽忽師曰西天斬頭  
截臂也禮拜師曰墮也墮也上堂心如胡月連天靜遂



打一圓相曰寒山子聲性似寒潭徹底清是何境界良久曰無價夜光人不識識得又堪作甚麼凡夫虛度幾千春乃呵呵大笑曰爭如獨坐明窓下花落花開自有

時

宣

請

貴

南嶽高臺寺僧問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便直上覷僧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金脊雖杖一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慧澤州三角山僧問師登寶座大眾側聆師卓拄杖一僧曰答即便答又卓箇甚麼師曰百雜碎

曰雪上加霜眼中添屑若也不會單越

號純澧州夾山靈泉院僧嘗以木刻作一獸獅子頭牛

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眾曰喚作獅子又是馬身喚

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

契者師示頌曰軒斗獅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

玄門疊疊開上堂有箇漢自從曠大劫無住亦無依上

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

安身立命若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東土

景齊潭州南嶽雙峯僧也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諸

方虎步龍行打狗撐門雙峯掉在無事甲裏因風吹火



別是一家以拄杖靠肩顧視大眾曰喚作無事得麼良久曰刀尺高懸着眼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一下仲圓潭州道吾僧也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水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措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德嵩黃州栢子山棲真院僧上堂天地一指絕爭競之心萬物一馬無是非之論由是麻屨潛跡佛祖興隆寒山拈掌欣欣拾得可呵大笑大笑二古聖笑箇甚麼良久呵呵大笑曰曇花一朶再逢逢

道辨南嶽衡嶽寺僧也僧問拈槌舉拂即且置和尚如何為人師曰客來須接口便是為人處也師曰瓮茶澹飯僧禮拜師曰須知滋味始得

宣能德安府文殊寺僧僧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上堂石鞞箭秘魔義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度流沙

慧和南嶽祝融僧也上堂未陞此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說更有何生可利况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諍小兒方便



門開羅紋結角在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衲僧有甚  
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天勢不比尋常曲录  
枝卓拄杖下座

安禪師永州太平僧也上堂有利無利莫離行市鎮州  
蘿蔔極貴廬陵米價甚賤爭似太平這裏時豐道泰商  
賈駢闐白米四文一升蘿蔔一文一束不用比頭買賤  
西頭賣貴自然物及四生自然利資王化又怎生說箇  
佛法道理良久云勸君不用講頑石路上行人自似碑  
進英潭州報慈僧也僧問遠步長途即不問到家一旬  
事如何師曰雪滿長空曰此僧是待人有何轉弄一路

又作麼生師便喝上堂有一公案諸方未曾結斷  
幸遇汝且拈出各請看取非言遠下一隻鞋口是知  
這箇消息也無達磨西歸時在身畔上堂與眾上  
來猛虎出林與麼下去無入草木不上下日輪示不  
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上堂擲  
下拄杖却召大眾曰拄杖吞却祖師了也教甚麼人說  
禪還有人救得也無喝一喝上堂為拈拄杖曰三世一  
切佛同入這裏窟衲僧喚作遼天鷲卓三枝一下  
懷志南嶽石頭庵主寺及州吳氏子年十四師曾慧院  
寶備二十二試所習落髮建講十二年宿三教義堂  
胡廣德志



會通諸宗云一代之教有禪者問曰杜順大師言云  
師也談法身則曰益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信否無  
天臺何義邪師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  
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  
曰浙子齊後逝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舜法淨曰子所造  
雖逸格惜緣不勝年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  
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  
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豨不脫麻衣拳作枕  
機空夢在綠蘿庵崇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  
明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旦暮曰已矣矣遂笑曰夢虎相  
我睡已覺也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  
於最樂堂茶肆叔骨塔于乳峯之下

大瀉月庵善果禪師潭州僧子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輛  
扣却兩頭除却軸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  
星卓一卓下座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鈴驚群動  
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今日到此讚歎不  
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拂子曰貶上眉毛速須薦  
取擲拂子下座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  
俱忘烏龜喚作龜諸禪得道得也未若道得道休與你  
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



廓庵遠禪師常德府梁山僧子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  
 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  
 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公  
 案透頂徹底漢乃能了得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  
 下叢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  
 向處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  
 却向萬仞峯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  
 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  
 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心音萬丈元雲在頂頭閑不徹  
 水流洞下太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  
 箇說話是家常茶飯須知杓僧家別有奇特處始得且  
 道杓僧門下有甚奇特處天得一斗牛女虛危室壁地  
 得一萬象森羅及瓦礫君王得一上下四維無等匹且  
 道杓僧得一時如何要見客從何處來閑持經卷倚松  
 立

高禪師蘄州龍華僧上堂象王行師曰住赤脚崑崙眉  
 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  
 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  
 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蓋入初叅妙喜於回鴈峰下一



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  
州人會撕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  
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  
豆爆出任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  
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  
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  
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  
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麻出來與保寧爭交其  
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  
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安案令諸山批判  
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打油不打油  
打頭噴大喜

景暈潭州大瀉僧也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  
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  
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  
握拳當會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出少室峯前亦曾錯舉  
曇華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  
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遍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  
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  
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



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

繫道場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  
雷聲為采陽縣人初為丐手俾催稅夜宿逋家明日逋家欲享餐以時之驚怒焉遂作人語曰我明日當烹汝善視我和闍之天未明即請逋家索鶩去脩行語性遊

至茶鄉見老嫗挑水遂求飲婦進水辭曰水恐未潔禪和闍之曰汝願富貴乎嫗曰地無泉歲不熟食且少安得富貴也

錫杖鑿石孔十以碗覆之俾七日後去碗當有泉後然至今陰注于頃後于慶雲寺立化鶩亦如之

智益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釣魚為事嘗得白龜美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叫號

斯瀕不可忍眉鬚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汝可迴心念大悲真言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渠授之一心念誦爾後瘡痕漸復

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為僧於秋波將軍舊宅建立精舍住持後坐化

祖瑤禪師潭州大瀉僧問如何是瀉山家風師曰竹



有上下節松有古今青曰未審其中欽噉何物師曰噉  
 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舍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  
 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  
 絕行蹤俗箇中端的意火裏唧螭吞大蟲咄上堂兩  
 下塔頭濕特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象中  
 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  
 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

寬廓映

文演禪師南嶽福嚴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何禪師南嶽會師問至日上堂稀逢難遇止在此時

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  
 偃瓦礫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  
 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  
 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善隨禪師潭州人住持龍王山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  
 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  
 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化塔寧聞一禪師潭州人師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  
 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真風大衆



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法輪齊添禪師南嶽僧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鼓聲麼曰聞師曰還我話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一喝曰獅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嘶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師爲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眾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靠拄杖便下座

壽聖楚清禪師蘄州人僧問亡僧遷化向其麼處去師曰靈峯水急曰恁麼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靜照庵什庵主鼎州人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示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麼因僧請益師頌荅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垂角露

萬壽念禪師郴州人僧問龍華勝會肇荅茲晨未審爾



勤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白既是彌勒世尊為  
 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  
 畢竟事文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徃復無  
 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日今  
 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  
 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  
 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眾若向這裏會  
 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為你  
 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上夫

歷劫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夜寒令炎無滋味趙州相與

喫茶來剔起眉手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休談若

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祖考常德府何氏子為潭州上封僧上堂枯木巖前夜

放華鬘牛依舊卧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

念回心便到家遂喝一喝下座

佛心才禪師潭州上封僧本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

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

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獅子作

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

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



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却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益然有省及出闕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渾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酒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嗚利利是箇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撼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無象森羅齊漏泄後分靈林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剎開堂說法

釋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扣其背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割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夾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帝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大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却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六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





不肯回壞不壞墮不墮徒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  
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惟禪師潭州藥山僧也僧問大眾雲纒請師開示師曰  
天淨不知雲去處地無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  
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晉初澧州人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皇基伏願祥  
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  
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麼生是太  
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澤無窮所以壽霽鼓仁風而雍

一拍下座

宗密潭州龍牙僧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  
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眾集師曰已是團  
圍不勞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  
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寧道完應城人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  
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  
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  
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  
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



大好悄然

辯禪師隨州洞山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  
鷄子遼天鷲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  
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四祖仲宣禪師蘄州僧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  
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  
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  
徑引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

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聖是人及物盡在拂子  
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麼說或便向這裏見

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麼生是  
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長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圓智潭州大瀉山首座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  
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  
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  
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  
處理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無諍慧初常德府德山僧也上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  
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溟渤山佛祖位中留不住  
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  
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呵  
呵呵囉囉哩遂作舞下座

慧日默庵興道禪師平江僧也上堂彤雲欲雪太雪愛  
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  
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報慈淳禪師湖南僧也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棹  
至而來如王寶劔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  
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者先聖埋沒已盡

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  
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

春聯燈作鳥  
春回籠語

唵庵鑑禪師潭州大瀉僧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  
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  
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  
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云歇即菩提性淨  
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徃復東  
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



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  
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  
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鮮如手掌大師曰  
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  
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守孫潭州石霜僧也僧問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為甚麼  
不道師曰一言已出曰從東過西又作麼生師曰馴馬  
難追曰學人總不與麼師曰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法演蘄州五祖也本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

理真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學難比也

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者外道貶之  
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  
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  
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  
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决所疑終不破泊謁圓  
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與化四方八面  
來時如何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  
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



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  
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一似  
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檐向十字街頭立地問  
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  
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  
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  
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潜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  
泉摩尼珠話請問雲此之師領悟獻接機偈曰山前一  
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買來還自買爲憐松  
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今堂摩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款  
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有來由舉因  
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是未任師於是大疑  
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  
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  
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  
汗便明得千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  
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  
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  
方來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示衆云真如凡聖皆  
是夢言佛及衆生普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聳



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  
道五祖老漚自云諾惺惺著

蔣大士江華人所居近舜祠生宋熙寧甲寅二月二十  
七日既長孝父母睦兄弟日誦金剛經崇寧癸未五月  
豁然頓悟遂別父母妻子就浪石寺立壇演法盡燭火  
食升岩趺坐而化其徒遂于寺立塔至今真身不壞  
德淳姓賈氏幼不喜葷辛依火安寺出家祝髮受具足  
戒禮道凝上人爲師又至大陽訪道楷禪師後住大洪  
命師立僧學識威儀爲衆標表晚居唐州大乘山之西  
庵政和五年太守向公再請師住洪山寶壽禪院七年

丁酉春示微疾書偈云來亦無言去亦無說無後無前  
一輪明月端坐而逝

守恭姓梁氏臨汾人年十五往東京興國寺禮大德師  
出家栖洛城招提寺參悟禪宗心期開悟崇寧間詔笑  
叅住隨州大洪山師爲首座太守請師印號贊衾市米  
麥以備飯延衆恩禪師逝其布既虛太守崔公命師補  
其處道過澧水遇檀越曹氏一面如風契透葺庵于其  
園以駐錫宣和元年正月命年子辨茶毘事次日果逝  
雲辯平江府南峯僧也依闕之瑞峯章得度旋里謁穹  
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



著鞭乃辭扣諸席後衆圓悟值入室終踵門悟曰看脚  
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  
搖頭弟子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  
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霸王到烏江曰如何  
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築壇拜將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  
師曰萬里山河獲太平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龍  
吟霧起虎嘯風生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當面蹉過  
曰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  
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其處師奮臂曰隨我來  
智本潭州雲蓋山僧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花  
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見後如何  
師曰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問將心覓心如何覓得師曰波斯學漢語問如何是學  
人出身處師曰雪峯元是嶺南人問茶面相呈時如何  
師曰一場醜拙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  
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抽笋  
問古人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未審行不得  
底作麼生說師曰口在脚下曰說不得底作麼生行師  
曰踏著舌頭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畧借看師  
曰適來恰被人借去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腳踏實



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看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

未起禪師襄陽人也住持滁州琅邪僧問庵內人爲甚麼不見庵外事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如何是庵內事師曰眼在甚麼處曰二門頭合掌師曰有甚交涉乃曰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爲甚麼不是目前機良久曰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上堂良久拈掌一下呵呵呵呵還會麼曰法法本來法遂拈拄杖曰這箇是山僧拄杖那箇是本來法還定當麼息一下

智淵鄂州人也僧問和師西來意師不問如何師曰日前無闍黎此問無老僧曰既不如是如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曰凡有問答一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草二木普露其潤放行也生谷口霧罩長空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啣指壽聖如斯舉唱猶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何生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道寧禪師潭州開福僧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將山生



淳老良禪師一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雲  
祖小叅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發  
法大觀中潭師席公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政和三年  
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叅勉衆行道誓語  
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踞跌而逝闍維獲舍利五  
色歸藏于塔

表自禪師蘄州僧人也初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因偈  
馬座元帥往請益悟曰凡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與德山  
小叅大答話問者三十三人悟曰禮拜者我作禪師  
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任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

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  
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詰悟謝  
禮悟曰尤始知悟不汝欺又請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  
玄與祖將歸寂遺言都守守命嗣其席

道初禪師蘄州龍華僧也爲五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  
上堂曰雞見便鬪犬見便咬殿上鴟吻終日相對爲甚  
麼却不噴便下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  
衆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目端的勝人  
間召衆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



自賢南嶽承天院主僧問大眾已集仰聽雷音猊座既  
登請師剖露師曰刹竿頭上翻筋斗曰恁麼則嶽麓山  
前祥霧起祝融峯下瑞雲生師曰索羅帳裏璨真珠上  
堂拈拄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擊禪牀一下曰與  
君打破精靈窟簸土揚塵無處尋千山萬山空突兀復  
擊一下曰歸堂去叅

法恭潭州大瀉僧也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  
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  
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  
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  
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真無有和窮妄妄無有形  
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箇甚麼曉  
日燦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臈梅華

文演潭州福巖僧也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  
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是親近師曰覩著則瞎上堂  
當陽坐斷先聖跡絕隨手放開大地轉直得日月回交  
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睹安立諦上是甚麼還  
委悉麼呵斯叱咄

明因雲玩禪師平江西山僧徧叅叢叢席宣和問回抵鐘  
阜適議改僧為德士師與同志二人入頭陀巖食松有



處久之圓悟被<sub>上</sub>居是山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  
奉詔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枹  
繫頰明大法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  
理會稱之住後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  
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衆禮越入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  
處名虛出謝汝放勤待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  
門為汝開

佛照覺禪師岳州君山僧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  
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  
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更津把斷佛相難透  
之彌堅具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正路  
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  
門藏身北斗咄

顯禪師平江寶華僧本縣人也上堂曰喫粥了也頭上  
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盡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  
聲召大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  
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  
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心道常德府文殊寺僧本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



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妄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  
 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闡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  
 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  
 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  
 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申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  
 師以拳搗破牕紙鑑即開門攬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  
 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  
 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  
 法天年未幾擢大別文殊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入  
 滅者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暗驢滅臨濟何曾有是  
 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  
 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  
 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槩殘之血皆  
 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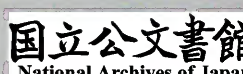
智才潭州龍牙山僧本舒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  
 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  
 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



本在王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轉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鳥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為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為才蘇嚕後遷龍牙居十二載以清苦蒞眾衲子敬畏大帥席公後遷玉泉溪陰四捨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眾付寺

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眾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眾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眾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驟然而逝火浴獲舍利五色并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清曰潭州僧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其麼墮野狐後百





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  
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刺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  
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  
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獅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  
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  
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  
想佛性

仲安澧州靈巖僧幼爲比丘壯游講肆後謁圓悟於蔣  
山時佛性爲首座師扣之即領旨逮性住德山遣師至  
鍾阜通嗣書圓悟問曰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八素現成

如何通信師曰歡喜面呈更無回互曰此是德山底  
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準師換書恆  
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  
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師曰久默  
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師曰作家  
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  
免自沉吟師以書復打一下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  
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曰官馬廝踢有甚麼據師曰  
說甚麼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  
首座你爲甚麼打他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德



眼吐舌眼曰未在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  
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  
並是諾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  
通法眷書祖曰書裡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  
說箇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  
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  
在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  
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曼多沒陀南師近  
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曰德山曰佛果佛眼皆有偈送  
之未幾靈巖虛席衲子投牒乙師住持遂師法焉

改寺為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間野人操鄉音厲  
聲云叶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污水江心喚一聲此時  
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  
宗璉荆門軍王泉山僧合州董氏子開堂日問答已乃  
曰衲僧向入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  
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  
秦我之東魯柱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  
不在無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  
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



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人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後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終有疑處便對眾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眾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

院院已之此時風火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眾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眾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立立當揚步大方若與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上行禪師漢州人語僧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元來信信卷九龍之聲不向這裏會去似逐羽失千里高懸寶鏡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

胡廣德

七十五

禪宗二



得一路難行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子  
座上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  
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  
家何處歸

道林淵潭北僧問鐘未明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云  
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迸火口巖頭道  
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  
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  
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  
無師曰摩呢囉吽唵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

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身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  
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祖證隨州大洪老衲也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  
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堅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  
張拙秀才語僧云是問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  
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  
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速禮三拜

祖珠荆南府公安僧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瀝盡野狐涎趨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  
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鶴呵呵呵露風骨等閑粘  
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  
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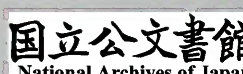
子消常德府德山僧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  
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  
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九四三  
二一循還逆順教將來教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

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事畢上堂拄杖曰有

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  
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  
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王携君過萬  
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

祖師關

宗明上饒柳氏子志慕空寂依蘄州廣化寺師事文仙  
薙髮受具足戒後遊漢東卓庵于靈濟故地澹如也屬  
歲大旱民艱食請師爲禱師以法力起池龍其雨沾足  
屢歲有秋元貞元年六月二十七日泊然而逝





思業常德府文殊寺僧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  
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迷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  
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  
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  
兒叅堂去師便下叅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  
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覺報清平江僧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  
筍斜出岸懸花倒生

德淳賈氏劍州梓潼人居安陸大安寺究教典頗通

學至大陽訪芙蓉老人器之示云此少就已萬不失一

又云空劫承當佛未出世體會淳忽妙契後老人住太

洪命淳爲衆標表徙唐州大乘山西庵隨州太守召返

洪山政和中書偈云來亦無言去亦無話無後無前一

輪明月端坐而逝有語錄忘機離識大得沂川之宗

慶預姓胡氏京山人師道楷于太陽從居隨之大洪山

靖康間盜起環山如林預日願指閒暇外飾強役固守

內師靜專者謹禪誦以定衆志若是者數年所活萬人

士大夫家賴以生者七八百數後徙水南興國寺隨守

以聞賜號慧照紹興中下廬阜入八閩閉關於雪峯十



年夏忽微笑書偈曰末後一句最難明轉步回頭千萬程除却我家親的子更誰敢向裏頭行謝衆而逝

演僧自海會遷住北山塔在東山畔有石柱鐫其名號黃廷堅贊云間道白雲端踟躕著自家底無心萬事禪一月千江水路逢摩登伽石上漫澆水赤土書籤箕也得

第一義誰言石磊蹉具相三十一

弘簡庶濟靈東鄉詹氏生十歲於義臺山善慧院爲僧後遷寺於赤源山下化去留偈曰飛錫江邊六六春修行辨道性天真塵緣了却更何事萬里乾坤自在身其

後以香泥飾之

自述舊傳本縣康樂鄉長沙冲人事父孝歿而爲佛莫知所終

歸柔魏人乾德中創趙橫寺居之休糧不食比卒其徒紹感夢塔壙顏色如生莊嚴可畏起而祠之禱輒應

陳無極紹興時名將岳武穆門僧也號吉祥武穆薨無極語其徒曰岳公天神也汝善祀之尋亦跣跌而逝其徒祀岳公如師言

淑浦不知何許人明道間與僧無本同遊松滋西寨坪值大潦諸獸迫人乃卓錫合掌默想有頃忽二赤鷲從

西來翔飛諸獸奔散人咸異之於此建寺亦以靈鷲名



道清有禪行松滋有古鄉厲壇基凡風雨鬼悲號嘉祐  
間鄉人王仲仁欲攘之適清過請說法經旬妖聲乃滅  
後人創寺祀之

妙鑠大德中自袁州至阮陵風禾神秀有異術凡祈禱  
皆驗募建普庵寺畢乃服袈裟牙芒履達寺行吟三日  
人莫曉其意至夜投井中其徒宗寶入井覓之無跡後  
怡溪人曰妙鑠遺骸在清浪灘實往視之果然解其袈  
裟中有頌云三十二年無道無禪空空自在水底生蓮  
乃歸而葬之

晉蓮僧勤善書云蓮花長少時西百餘里有青蓮花

兩本生陸地掘其地得瓦棺祝之中有彌勝蓮生於蓮  
頰問時有知者曰昔有僧但知名氏誦蓮華經無疾而  
化遺言衣紙服以瓦為棺云

誣僧祥符間在湘陰資聖寺談經說法禪行備見釋氏  
寶錄石筆畢田題其壁云玉址分明師絕巔藥成仙去  
幾千年深藏寶鼎今方出合有丹經與世傳

款詮長沙寧鄉瀉山密印寺僧時章惇經制梅山遣人  
入崗招諭不從或言狂人信佛法乃遣穎泉等三人入  
崗說法勸諭狂主悔悟出降惇奏凱賜恩服卜地伊溪  
東建安化縣治僧善陰陽曆數指斯地雖可建邑然六



十年一遭兵火治右有山巋然不利於邑置教場其前對山而射以壓勝之至建炎庚戌方六十年果遭鍾相之亂

仲殊安州人常遊姑蘇臺柱上倒書一絕云天長地久悠悠你既無心我亦休浪跡姑蘇人不管春風吹笛酒家樓與蘇軾友善雅嗜蜜自稱殊蜜有寶月集

道楷崔氏號芙蓉老人沂州費縣人元豐間遊京師述聖院出俗至舒山見青禪僧語契青以明安衣履付之

之韶山結茅虎穴旁探穴取子初在沂州仙洞出出遊西京乾元寺鄧之太陽隨之大洪後住東京從天寧萬壽寺中使幼奉命立公卿亦禮之有偈曰石田無骨又

生茅菘種朝收濟幾家巢父飲牛牛不飲漁翁撥棹入蘆花惜爲兒時父令毆飛蝗乃往毆鄰田人詰之則曰

損它利已所不忍爲其利物蓋天性也有語錄

報恩劉氏衛州黎陽人遇僧曰我輩人也熙寧中未冠擢第調官北都忽請出俗詔改今名聞青禪僧往依之

一日凌晨青問天明未思曰明矣云明則捲簾遂開悟紹聖初詔改隨之大洪山居之政和初疾僧問生耶死

耶答曰問不容髮乃逝年八十六

守遂章氏號淨巖遂寧遂溪人幼不茹葷酒不隨童戲



諸隨州南麓院爲僧南遊抵玉泉歲餘依大洪山方坐  
忽一小虫墮地遽拂之隨手豁然政和中隨守奏賜號  
淨巖尋居水南禪院靖康中退止孝感之曠山未幾兵  
起太守命入城建化城庵居之賊圍城久攻不克曰城  
中有異士遂引去鎮撫陳公規曰異士豈淨巖乎紹興  
中官撫使命返大洪丁卯春歛容而逝素不執財寶士  
夫惠玩好隨施之

慶顯王氏蜀之廣安州人不喜聲利泊然自適請天童  
見宋知覺僧嗣淨巖法大契禪言京西帥潛溪守伴共  
薦之賜號明悟公僧多與遊

元○洪益徐氏號損庵應山人幼不如童年十五禮  
龍山寶林寺善公爲師以微證自期徧參宗匠遇白雲  
沼器之曰汝必際盛緣向後於老僧頭上有萬丈光明  
汲引後進隨種視病宜自勉焉延祐中制加光顯禪師  
以疾辭嘗賦詩云莫將世事累青眼留取閒雲伴白頭  
尋歸石龍至元中住嵩山無疾跏趺而逝  
大德陳氏沅陵人爲僧於安陽山相傳解去凡卓錫處  
皆成泉禱雨輒應

張紹思嘉魚人靜保寺僧辟穀數年出入乘白馬無轡  
隨以黑犬自甃石塔於寺後入塔端坐而逝今身猶存



無聞聰字汝水香山人至元初資福寺僧無碍請註解  
金剛經三十二分時有紫雲覆寺座下產靈芝所註經  
存

陳月巖世居大衆大德間悟見性之旨化去遺體至今  
如生

宗明號子庵鄧文原有記

狗陪禪師洪武癸酉自四川遊至鄭盛水壩區東古寺中  
禪栖凡飲食時有一狗來其僧嘗與之食以每密視狗  
來往處俱于寺前水潭出入及僧道成狗勿心化龍乘之  
而去

淨本竹山人出家大梵寺清規八主餘歲忽呼僧徒曰  
老僧八十年萬事是周全非來亦非去明月共青天言  
訖坐化

黃衣和尚保康僧初依猪腸洞一小庵中嘗衣黃衣因  
號云凡遇虎豹叱之而馭渡津步浮水面衣履不濕唐  
王聞而異之召賜衣物後不知所終

本朝○法幢李氏黃梅求福鄉人幼爲四祖寺僧師尚  
智和尚既逝去後廣濟安樂鄉余志五家生子自言吾  
法幢也識舊物不爽人呼再來僧仍居前寺末樂間召  
至京師賜住報恩寺



勝學號無念姓陳氏應山孟暖村人必貴子九歲投寶林寺無極為師洪武中楚王居之鄂之九峯山有司以聞召見賜以詩及雜彩衲衣金鉢遣闍人送歸尋又遣闍人齎松實賜之楚王以舟乘新漲送還寶林水退舟阻拆為佛宮末樂初逝年八十塔在九峯

通賢號徹宗王氏京兆人年十二入咸陽石佛寺為僧末樂中走鳳縣金州終南山洪熙間至承天遇龐居士迎居大洪山寺久廢乃結庵峯頂宣德間貢香入京退居高峯數年有悟赴蜀見月溪和尚遂接其傳尋返大洪有空幻吟祝聖詩各百餘首

祖庭善寂人住安陸石門山居民奇為開之請本平美

何荆石可礙尋創寺居之見性適慧不識文字後自能書作牧牛說石門志辭世記比卒令焚有舍利子猶存知慧號高峯京兆其泉人年十五入羅什寺即知戒行歷終南天順間至金龍寺初梵宇成詣廬山叅鼎庵僧受偈歸徐學士碑文稱其究明佛性博雅豁達所著有淨土詩山谷吟高峰語錄牧牛圖頌等集

文學號無用山東人居高山數年見性時年二十四也成化間至安陸之槎山尋遊京師正德初復居槎山初不識文字後能寫法華經傳著昌寶月僧者接引名僧



教人

徹堂信陽人居孝感感雙峯誦法華經有悟復師無用通  
慧至感鬼神每事輒應

廣來安陸人居鬱臺圓覺寺遊少林終南苦修多証知  
禪旨早能忘世年方壯同遊者多宗之臨歿泊然

普智江陵人號古山有戒行永樂中採藥遇虎逐鹿智  
以袖拂虎曰物在天地間各欲遂其生爾虎即退年九  
十沐浴趺坐大鐘下說偈而逝

宗淳號一空居黃屯寺持戒端潔成化初虎入寺衆驚  
走淳以手摩之虎去

曰二氏之學其視吾聖人果若冰炭水火而不可同  
日語者耶非也本同而末異者是故天地之間有太  
始有太素有太極形氣未形竊竊冥冥莫得而名是謂  
太始佛氏得之以歸真滅釋者宗之氣初渾融空空同  
同虛而不窮是謂太素老氏得之以遊玄圃仙者宗之  
形氣結萌分陰分陽萬物紀綱是謂太極孔氏得之以  
明禮教儒者宗之其究歸於心則一而已矣自儒者以  
其全用世而仙釋者以其偏出世出世者疑不可以用  
世而用世者或又不能無膠於世三代以還政刑龐壅  
聲利紛穢沉迷酣豢萬物不得其所則必有任其責者



非盡二氏之過也故高明之徒往往籍二氏以求解脫  
 蓋悞用其全不若專精于偏者之為得也昔孔子嘗稱  
 舜無為而治而以南面許仲弓之簡則固未嘗不用二  
 氏也第純用之則鑿刺難行耳世道降而人心漓其說  
 為可少乎谷永有言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  
 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求楚人也其言有不可以人  
 廢者學者不明于天地之性不知萬物之情而輒以二  
 氏為神恠為非類聞道而大笑之之幾所由來矣今按  
 二氏之著于楚者縱十篇若夫致遠恐流覽者擇焉

湖廣總志卷第七十五 終

覽者擇焉



